

## 前 言

鄭玄（127—200），字康成，北海高密（今山東省高密市）人，是我國集今古文經之大成的經學家、文獻學家、教育家和語言學家。他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繁榮和傳承做出了重大貢獻，1800 多年來一直受到後人的景仰和紀念。

鄭玄生活在東漢順帝、桓帝、靈帝、獻帝之世。那是一個非常黑暗的時代。朝廷上，宦官、外戚爭鬥不息，並且兩次製造“黨錮之禍”，正直之臣受到排擠，許多讀書人和有識之士陷於牢獄，國家混亂；地方上，官僚貪腐，軍閥混戰，民不聊生，生靈塗炭。

不僅如此，學界還存在着今古文經之爭。荀悅《申鑒·時事篇》說：“仲尼作經，本一而已，古今文不同，而皆自謂真本經；古今先師，義一而已，異家別說不同，而皆自謂古今。”之所以如此，是因為秦之焚書和楚漢戰爭使六經損毀殆盡。文化沙漠總歸不行，西漢初年皇帝下令搜求儒家經典。國家搜求典籍的辦法有兩種：一是讓官員和學者憑記憶口頭傳授，並將這種口頭傳授的經文用當時通行的隸書記錄下來，此所謂“今文經”；二是收求民間藏書。這些藏書一般是用古文大篆寫成的，此所謂“古文經”。以前者授受、使用的經學稱為“今文

經學”；以後者授受、使用的經學稱爲“古文經學”。二者在文本、音義、注解、行用等方面都存在諸多不同，這就陷入了紛爭。

生活在這樣的社會裏，一般人能“苟全性命於亂世”就已經不錯了，很難會有大的建樹，但作爲學者，鄭玄自是不同。鄭玄少有大志，一心向學，讀書、教書、注書，數十年如一日，孜孜不倦，成就了偉大的事業，建立了不朽的功德。

東漢順帝永建二年（127）秋七月初五，鄭玄出生於北海國高密縣一個農民家庭（今高密市雙羊鎮後店村）。其九世祖鄭賓曾事西漢儒臣貢禹，爲御史，有公直之名；八世祖鄭崇官至尚書僕射，頗受皇帝信用，後爲外戚、佞臣所害，冤死獄中。自後家道中落，以致貧窮。

鄭玄少時，喜歡讀書，“八九歲能下算乘除”（《太平廣記》卷二百十五引《鄭玄別傳》）。十三歲時，已能誦讀《詩經》《尚書》《周易》《儀禮》《春秋》諸經。十六歲時，能熟稔五經，通曉術數，並且寫得一手好文章。時人認爲他不同尋常，目爲“神童”。但由於家境貧困，父母兄弟都不讓他繼續讀書。十八歲時，鄭玄不得已到鄉里做了一名嗇夫。這是一個在鄉里掌管聽訟、收取賦稅的小官。雖然做了鄉吏，但他還是堅持着自己的人生方向。《後漢書》本傳說：“得休歸，常詣學官，不樂爲吏，父數怒之，不能禁。”就這樣，鄭玄一邊爲吏，一邊學習，到二十一歲時，他已成爲一位“博極群書，精曆數圖緯之言，兼精算術”的學者了（《世說新語·文學》劉孝標注引《鄭玄別傳》）。

在鄭玄爲鄉吏之時，杜密調任北海相。杜密是當時的名士，爲官正直，有薦賢之名，深受時人敬重。這年春天，杜密巡察高密縣，適逢鄭玄，“見鄭玄爲鄉佐，知其異器，即召署郡職，遂遣就學”（《後漢書·杜密傳》）。“就學”，就是到國家最高學府太學去學習。這是鄭玄人生的最大轉折。這一年是桓帝建和二年（148），鄭玄二十二歲。

鄭玄到了洛陽，入太學。在太學，鄭玄先師事第五元先。第五元先曾任兗州刺史，是當時有名的今文經學博士。鄭玄跟他學習了《京氏易》《公羊春秋》《三統曆》《九章算術》。後來又跟古文經學家張恭祖學習了《周官》《禮記》《左氏春秋》《韓詩》《古文尚書》。其間，他還學習了《孝經》和《論語》。在太學，鄭玄今古文經兼修，以古文經爲主，這爲他後來統一經學奠定了基礎。按《禮記·學記》，太學的學制是九年。這樣，鄭玄從太學畢業，就三十一歲了。

鄭玄從太學畢業，并未回東魯老家，而是“往來幽、并、兗、豫之域”，遍訪名儒，拜師學藝。他“周流博觀，每經歷山川，及接顏一見，皆終身不忘”（《世說新語·文學》劉孝標注引《鄭玄別傳》）。其間從師必多，然可考者唯陳球一人而已。《太平御覽》卷五百八十九引《述征記》曰：“下相城西北漢太尉陳球墓有三碑，近墓一碑記弟子盧植、鄭玄、管寧、華歆等六十人。”陳球少涉儒學，善律令。鄭玄跟他學習律令。

十多年間，經過太學和“往來幽、并、兗、豫之域”的學習，鄭玄已經成爲一名造詣深厚的經學家。《後漢書》本傳說：“以山東無足問者，乃西入關，因涿郡盧植，事扶風

馬融。”

馬融，字季長，博通經籍，曾任議郎、武都太守、南郡太守等。馬融是古文經學家，曾注《孝經》、《論語》、《詩經》、《周易》、“三禮”、《尚書》、《列女傳》、《老子》等典籍。《後漢書》本傳說他“才高博洽，為世通儒，教養諸生，常有千數”，而登堂入室的弟子有五十餘人。鄭玄在馬融門下，三年沒有見到老師的面，都是高業弟子轉相傳授，但鄭玄“日夜尋誦，未嘗怠倦”。有一天，馬融會集高足弟子們考論圖緯，推演渾天，有些問題算不出來。有人說“玄善算”，馬融就把鄭玄召來。鄭玄學過《九章算術》，很快就把問題給解決了。這讓馬融和那些高足弟子們很是佩服。此後，鄭玄也把自己積累的疑難問題向馬融請教。馬融又傳授鄭玄《費氏易》和《周官經》。鄭玄在馬融門下七年，後以親老為名，告辭回家。這一年為延熹九年（166），鄭玄四十歲。

經過十八年的游學，鄭玄“博稽六藝，粗覽傳記，時睹秘書緯術之奧”（《後漢書》本傳），已經是一位精通今古文經的經學大師了。這是鄭玄人生的第二階段。之後的三十四年，是鄭玄人生的第三階段，主要是教授生徒和注解經書。

家中依然貧窮。鄭玄“假田播殖”，即向富家借田耕種，供養雙親；後來又“客耕東萊”，在即墨東南的不其山下（即今青島市城陽區惜福鎮書院村）建立康成書院，一邊種田，一邊收徒講學。所用教材，就是他自己注解的經書。學生很多，《後漢書》本傳說“學徒相隨已數百千人”；又稱其六十歲時，“弟子河內趙商等自遠方至者數千”；鄭玄命終元城之時，“自

郡守以下嘗受業者，縉經赴會千餘人”。弟子總數，約有萬人。由此可見鄭玄私門講學，盛極一時。許多學生都是三國、魏、晉時期的名人，僅《三國志》有傳或記其事迹者就有王基、崔琰、王經、國淵、任嘏、郗慮、公孫方、劉熙、姜維、許慈、孫乾、劉琰、程秉等人，《晉書》亦記有多人。像鄭玄這樣有巨大成就的教育家，在中國歷史上也沒有幾人。

鄭玄教授之餘，遍注群經，亦著論文。《後漢書》本傳說：“凡玄所注《周易》《尚書》《毛詩》《儀禮》《禮記》《論語》《孝經》《尚書大傳》《中候》《乾象曆》，又著《天文七政論》《魯禮禘祫義》《六藝論》《毛詩譜》《駁許慎五經異義》《答臨孝存周禮難》，凡百餘萬言。”此外，鄭玄還有《忠經注》《律學章句》和緯書注，論文還有《發墨守》《箴膏肓》《釋廢疾》《三禮目錄》《孔子弟子目錄》等。這無論在經學上，還是在文獻學上都是不朽的功業。在當時的條件下，要建立這樣的功業，除了淵博的知識、充足的文獻支撐，還需要精審地用心、勤苦地用力、持久地用功，這都是常人難以企及的。

鄭玄教授群經、遍注群經，並由此統一了經學。西漢初年就有今文經與古文經的分別。其主要區別是，今文經注重實際功用，偏重於發掘“微言大義”，解說煩瑣，有的“一經說至百餘萬言”；古文經注重語言的詮釋，注重史實的考證，行文比較簡約。東漢時期，今古文經之爭激烈，勢同水火，這是學派之爭，更是政治權力、經濟利益之爭。這樣的爭鬥，對學術、對國家都是有害的。鄭玄深知此情，所以“念述先聖之元

意，思整百家之不齊”（《後漢書》本傳）。整齊百家，統一經學，這是鄭玄的志向。他也有這種能力，鄭玄在太學，就是經今古文兼修、以古文經為主；師事馬融時，馬融注經已經開始兼采今文經義。所以，鄭玄注經，就是以古文經為主，兼取今文經之長。例如：

（1）《儀禮·鄉射禮》：“司射遂進，由堂下，北面命曰：‘不貫不釋。’”鄭玄注：“貫猶中也。不中正，不釋算也。古文‘貫’作‘關’。”

（2）《儀禮·鄉射禮》：“（主人）適洗，南面坐奠爵于篚下，盥洗。”鄭玄注：“盥手又洗爵，致潔敬也。古文‘盥’皆作‘浣’。”

類似的問題還有很多，這都是經生們長期爭論不休的。鄭玄按照今文定作“貫”和“盥”，經文通暢，經義明白。鄭玄出以公心，唯經是務，允定是非。他的做法，今古文兩派都能接受。這樣，鄭玄就把古文經和今文經融為一體，形成了新的體系。從此，經學開啓了新的局面。《後漢書》本傳說：“自是，學者略知所歸。”“知所歸”，就是說讀書人有了方向。這對社會產生了深遠的影響。從大的方面說，經學統一，國家有了統一的教材，考試也有了標準答案，這樣到隋朝就產生了科舉，唐朝開始大規模開科取士。從小的方面說，鄭學普及，深入人心，有些人的名字就來自鄭玄的《周易注》。比如《繫辭下》：“《損》，德之修也；《益》，德之裕也。”鄭注：“損其所有餘，則累去而德全；益其所不足，則智明而德光。”德全，德行完備；德光，德行廣大。“德全”，《莊子·天地》有典，

以“德光”爲名者則取之於鄭注，如耶律德光（遼國第二位皇帝）、火德光（明代浙江武舉人）、趙德光（清貴州提督）等。總之，統一經學，是鄭玄對中國文化事業的偉大貢獻，是光昭日月的不朽功績。

鄭玄是經學家、教育家、文獻學家，還是一位杰出的語言學家。鄭玄注經，以今語釋古語，以通語釋方言，以當代事物比況古代事物，詮釋事物得名之由，記錄新的語言表達形式，這都把當時語言的運用和研究推到一個新的高度。例如：

(1) 《禮記·樂記》：“既受帝祉，施于子孫。”鄭注：“施，延也。”

(2) 《尚書·禹貢》：“禹敷土。”鄭注：“敷，布也。”

(3) 《禮記·緇衣》：“臣儀行，不重辭，不援其所不及。”鄭注：“援，猶引也。”

(4) 《尚書·舜典》：“流宥五刑。”鄭注：“其輕者或流放之。”

(5) 《詩經·揚之水》：“揚之水，不流束薪。”鄭箋：“激揚之水至湍迅，而不能流移束薪。”

這五例是“以今語釋古語”。其中，例(1)(2)(3)是以單音詞釋單音詞，意思是古曰“施”、今曰“延”，古曰“敷”、今曰“布”，古曰“援”、今曰“引”，而施延、敷布、援引兩兩之間皆有語音上的聯繫。例(4)(5)大體上是翻譯，在翻譯中把經文的單音詞變爲雙音詞：流—流放、揚—激揚、流—流移。雙音詞表義更加清晰，所以詞語雙音化是漢語發展的基本規律。

(6)《詩經·下武》：“下武維周，世有哲王。”鄭箋：“哲，知也。”

(7)《詩經·臣工》：“於皇來牟，將受厥明。”鄭箋：“將，大。”

這兩例是“以通語釋方言”。例(6)“哲”是方言，“知”是通語。《方言》卷一：“黨、曉、哲，知也。楚謂之黨，或曰曉，齊宋之間謂之哲。”例(7)“將”是方言，“大”是通語。《方言》卷一：“奘、將，大也。……秦晉之間凡人之大謂之奘，或謂之壯；燕之北鄙、齊楚之郊或曰京，或曰將，皆古今語也。”

(8)《周禮·亨人》：“職外內饗之爨烹煮。”鄭注：“爨，今之灶。”

(9)《周禮·牛人》：“凡祭祀，共其牛牲之互與其盆簠。”鄭注：“互若今屠家懸肉格。”

這兩例是“以當代事物比況古代事物”。古今事物大多相同，有的只是改換了名稱，比如古曰“爨”、今曰“灶”，古代的“互”就是鄭玄時代的“屠家懸肉格”（即懸挂肉的架子）。所以，用比況法釋義，最易明瞭。

(10)《周禮·膳夫》：“膳夫：上士二人，中士四人，下士八人……”鄭注：“膳之言善也。今時美物曰珍膳。”

(11)《周禮·媒氏》：“媒氏：下士二人，史二人，徒十人。”鄭注：“媒之言謀也，謀合異類，使和成者。今齊人名麴餈曰媒。”

這兩例是“詮釋事物得名之由”。萬事萬物皆有名，而名



皆有源。解釋其得名之由，正是從根本上解釋了該事物。例（10）“膳”就是飯食、食物。飯食養人，此所謂“善”。所以，膳之言善也。例（11）“媒”就是媒人。媒人就是“謀合異類”使成婚配的（同姓不婚）。所以，媒之言謀也。此種釋義方法，在訓詁學上稱為聲訓。

（12）《詩經·雄雉》：“展矣君子，實勞我心。”鄭箋：“君之行如是，實使我心勞矣。”

（13）《詩經·汝墳》：“既見君子，不我遐棄。”毛傳：“既，已；遐，遠也。”鄭箋：“于已反得見之，知其不遠棄我而死亡。”

（14）《詩經·陟岵》：“國迫而數侵削，役乎大國。”鄭箋：“役乎大國者，為大國所徵發。”

這三例是“記錄新的語言表達形式”，實質上還是“以今語釋古語”。例（12）“實勞我心”，鄭釋之為“實使我心勞”，使“勞我心”的使令義述賓結構變為“使我心勞”的兼語結構，語義更加完密。例（13）“不我遐棄”，是先秦漢語否定句代詞賓語前置，鄭釋之為“知其不遠棄我而死亡”，說明東漢時期否定句代詞賓語已經不再前置。例（14）“役乎大國”，是先秦漢語的一種被動表示法，鄭釋之為“為大國所徵發”，說明東漢時期被動表示法中“為……所……”這種形式比較通行。

注解古籍，大體不出上述五種情況。而其注釋的方法及內容，都是鄭玄對漢語的重大貢獻。

鄭玄經注是一種事業，也是一座蘊藏豐富的寶庫，歷代傳

承這種事業和研究這門學問的人數衆多、成就巨大。這裏，祇簡單說一下研究的情況。

鄭玄經注是語言學的寶庫，就如上一節所講，語言學家們利用這座寶庫創造了許多輝煌的業績。鄭玄的學生、北海人劉熙，就依據鄭玄推求語源的方法解釋日用百物得名之由，并撰寫了《釋名》。這是中國語言學史上的名著。清代陳澧著《東塾讀書記》二十一卷，於“三禮”、《毛詩》皆闡明鄭義；又著《鄭學》一卷，綜論鄭學之精美。近幾十年研究這些經注的人漸多。張舜徽根據這些經注編寫了《鄭雅》《演釋名》（在《鄭學叢著》中）；唐文写了《簡論鄭玄在訓詁學上的成就》，又編著了《鄭玄辭典》。主要依據鄭注（如例 12、13），孫良明著《古代漢語語法變化研究》（1994）、洪麗娣《鄭玄對漢語語法學史的貢獻》（1997），還有李恕豪《鄭玄的方言研究》（1997）、鄭獻芹《試述鄭玄的語言觀》（1999）、李玉平《鄭玄語言學研究》（2018）。吳慶峰也多年研究鄭玄經注。1981 年作碩士學位論文《鄭玄經注并列式雙音詞研究》，趙振鐸先生評價為“既可以看作探討鄭注的義例，更是一篇研究東漢語言史料的力作”（《音韻訓詁研究·趙序》）；同時，又依據鄭注（如例 1、2、3），研究聲母發音部位的變化，作《古今聲母發音部位平衡說》（1980）；鄭玄作注，不知則闕而不論，有疑則傳疑，而傳疑之例又多至 14 種，因而又作《鄭玄經注傳疑例述略》（1997）；其《訓詁學新篇》（2020）第四章《術語篇》講解漢代訓詁術語，亦多徵引鄭注之例，因為鄭玄統一了經學，也就統一了訓詁術語。

此外，學界還有多篇研究鄭玄校勘學、修辭學等的文章。

鄭玄經注在文學上也有重要價值，這主要體現在他的《毛詩箋》上。鄭玄雖然是經學家，但其箋《詩》，比較注意《詩經》的文學性。例如：

(1)《唐風·葛生》：“夏之日，冬之夜。百歲之後，歸于其居。”鄭箋：“思者於晝夜之長時尤甚，故極言之以盡情。”“居，墳墓也。言此者，婦人專一，義之至，情之盡。”

(2)《周南·葛覃》：“葛之覃兮，施于中谷，維葉萋萋。”毛傳：“興也。覃，延也。葛所以為絺綌，女功之事煩辱者。……”鄭箋：“葛者，婦人之所有事也。此因葛之性以興焉。興者，葛延蔓于谷中，喻女在父母之家，形體浸浸日長大也。葉萋萋然，喻其容色美盛。”

與例(1)類似的注釋非常多。《詩·大序》講“詩言志”，而鄭玄箋《詩》則多言情。無論是“我徂東山，惓惓不歸。我來自東，零雨其濛”(《豳風·東山》)，還是“燕燕于飛，差池其羽。之子于歸，遠送于野”(《邶風·燕燕》)，鄭箋都精研詩篇，突出一個“情”字。這就把握住了詩這種體裁的本質特點。鄭玄以情論詩，就比“詩言志”之說進了一步。例(2)箋“興”。毛公於諸篇類似的詩句下往往傳曰“興也”二字，而“興”什麼、怎麼“興”，則沒有說明。針對此種情況，鄭箋一般都有進一步的闡釋。鄭箋《葛覃》，就是闡釋了“興”的比喻性。經過鄭箋，讀者明白“施于中谷”是什麼意思、“維葉萋萋”是什麼意思。質而言之，鄭玄箋《詩》，對《詩》篇的解讀、《詩》意的體會、《詩》學的審

美，都具有非凡的意義。

鄭玄跟陳球學習法律，并有《律學章句》數十萬言。此書雖佚，但他的許多律學理念及律典釋義還保存在其經注裏，并為後世所尊奉。例如：

(1)《禮記·曲禮上》：“刑不上大夫。”鄭注：“不與賢者犯法。其犯法則在八議，輕重不在刑書。”

(2)《周禮·媒氏》：“凡男女之陰訟，聽之於勝國之社。”鄭注：“陰訟，爭中冓之事以觸法者。勝國，亾國也。亾國之社，奄其上而棧其下，使無所通。就之以聽陰訟之情，明不當宣露。”

例(1)“刑不上大夫”，鄭玄之前就有不同的理解。賈誼《陳政事疏》謂此為優禮大臣，勵其名節，有罪則自行請罪，“刑戮之罪不加其身”；戴聖注《禮記》則認為此於古無徵。但鄭注很明確。孔疏引張逸（鄭玄的學生）云：“非謂都不刑其身也，其有罪則以‘八議’議其輕重耳。”後世律書，都是遵從鄭玄的解釋。例(2)“中冓之事”指男女奸情。“奄其上”即掩其上，上面不通天陽；“棧其下”即下面着柴，使不通地陰。亡國之社上下不通。在這裏審理奸情案件，就是不使案情泄露，以免有傷風化。鄭玄的解釋是經典的。現在審理此類案件也是不使“宣露”，這就有效地保護了個人隱私。

鄭玄經注在自然科學上也有重要價值。例如：

(1)《周禮·考工記》：“輪人為蓋，達常圍三寸。椹圍倍之，六寸。”鄭注：“圍三寸，徑一寸也。”“圍六寸，徑二寸，足以含達常。”

此例“輪人”是做車輪的人。因車蓋與車輪相似，所以“輪人爲蓋”。蓋的杠是兩節，下節叫“榑”，固定在車上，其上有孔；上節與蓋爲一體，叫“達常”，插在榑的孔上。所以“達常圍三寸。榑圍倍之，六寸”。鄭注“圍三寸，徑一寸”“圍六寸，徑二寸”，就是周長三寸直徑一寸、周長六寸直徑二寸，也就是說周長和直徑的比爲三比一，亦即“周三徑一”。鄉下的木匠都知道“周三徑一”的道理。他們買樹，用手把一把樹身，再用杆子量一量樹身的高度，就知道能出多少木材。“周三徑一”是圓周率的粗簡說法。鄭君二百多年後，祖冲之將圓周率精算到小數點後第七位，即 3.1415926 與 3.1415927 之間。祖冲之是圓周率的發現者，但不能不說，這發現之功，也應該有鄭玄一份兒。

(2)《周禮·考工記》：“(弓人爲弓：)材美工巧，爲之時，謂之參均。角不勝幹，幹不勝筋，謂之參均。量其力有三均。均者三，謂之九和。”鄭注：“有三讀爲又參。量其力又參均者，謂若幹勝一石，加角而勝二石，被筋而勝三石，引之中三尺。假令弓力勝三石，引之中三尺，弛其弦，以繩緩擗之，每加物一石，則張一尺。”

此例講的是弓人造弓。材質好、工匠巧、時間合適，叫作“三均”。均，調也，和也，恰到好處也。弓的主體是“幹”，幹并不是由一根單一的木竹料製成，而是由多種材料疊合、拼接而成，所以才有傅加角，使之變強；再傅加筋，使之更強。但是，角不能勝過幹的力，幹不能勝過筋的力，這是第二個“三均”。這樣，測量弓的力量，就有了第三個“三均”。三個

“三均”，叫作“九和”。九和之弓，那是最好的弓了。如何“量其力”？鄭注：“若幹勝一石，加角而勝二石，被筋而勝三石，引之中三尺。”石（dàn，舊讀 shí），古代的重量單位，重 120 斤。石也是力的單位。如果幹有一石之力（就是禁得起 120 斤的力），加上角就有二石之力，加上筋就有三石之力。如果用 360 斤之力拉弓，就能把弓拉開，使弦離開中間位置滿三尺。這時，弓體和弦基本上呈圓形，即“引之如環”，即蘇東坡《江城子·密州出獵》所云“會挽雕弓如滿月”。鄭玄繼續說：假使就是這樣的弓（“弓力勝三石，引之中三尺”），解下弓弦，另外以一繩擊弓體的兩端，下加重物，那麼，每加物一石則張一尺，加物二石則張二尺，加物三石則張三尺。鄭玄的這個解釋，就是物體受力時，如其應力在彈性範圍內，則應力與應變成正比。這其實就是“彈性定律”。但是，鄭玄的這個發現沒有人知道。一千五百年以後，英國科學家胡克發現固體彈性與力的關係是“力與變形成正比”。這就是“胡克定律”。其實，最早發現彈性定律的人應該是鄭玄。

上述二例講的是鄭玄經注在數學、物理學上的價值。例（1）是 1995 年由山東師範大學文學院吳慶峰教授發現的（此為首次公布）；例（2）是 1993 年由國防科技大學老亮教授發現的。鄭玄是一位經學家，但他精通《九章算術》，在數學和物理學上都有重大貢獻。這足以讓他在世界數學史、物理學史上占有一席之地，也給中華民族在世界科學史上帶來兩束耀眼的光芒。

以上是鄭玄經注在語言學、文學、律學、數學、物理學等

學科上的價值，足證這些經注是一座蘊藏豐富的寶庫。但是，要去這座寶庫尋寶，洵非易事。因為鄭玄經注傳世著作祇有《毛詩箋》《周禮注》《儀禮注》《禮記注》四部，其餘如《周易注》《尚書注》《論語注》《孟子注》《孝經注》等，均已亡佚。這些亡佚的著作，後世雖有輯本，但僅有袁鈞《鄭氏佚書》、黃奭《漢學堂叢書》、馬國翰《玉函山房輯佚書》幾種，數量很少，不易求得，這就直接影響到對鄭玄經注的研究。因此學術界亟需《鄭玄全集》這部書。但據齊魯書社的領導講，自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以來，報《鄭玄全集》這個項目的有四五個人，但或因資金難籌，或因資料難得，或因技術欠缺，最終都沒有做成。這總是個缺憾吧。

大約是2017年，一天，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的杜澤遜教授打來電話，提議讓我來承擔《鄭玄全集》這個項目。他說：鄭玄是經學大家，他的著作非常重要，他又是山東人，不整理出版他的《全集》是說不過去的。您多年研究鄭學，點校過“三禮”和《鄭氏佚書》，也寫過這方面的文章，這個項目好像是專門留給您做的。我說：多年前也考慮過這個項目，但是沒有資金，現在年紀又大了……他說：這沒關係。項目我來報，資金我們出，您祇管點校就行。感念杜老師的熱情、擔當和信任，我就把項目接了下來。後來知道，杜老師把《全集》報了“儒家文明協同創新中心後期資助項目”，資金撥付到位，並與齊魯書社簽了合同。杜老師果然說到做到。

但我並沒有立即投入《全集》的點校工作。到2020年11月，我就虛齡八十歲了，弟子們商定要辦一個祝壽活動。我想

在壽慶以前完成我籌劃已久的《訓詁學新篇》，還要寫幾篇重要文章，如《地名中的“臨”》《古代名字的文化基因》《漢字結體三原則》《回憶殷孟倫先生》《殷先生帶我們去實習》《程千帆先生給我們上校讎學》《我三次與死神擦肩而過》《小學辦公室裏的兩張標語》等，這些文章要作為王其和、王兆鵬、宋洪民三位教授主編的《〈春華秋實〉——吳慶峰教授八十華誕紀念文集》這部書的上編。經過努力，我都如期完成了任務。2020年8月和9月，《春華秋實》《訓詁學新篇》分別由北京燕山出版社和中華書局出版。在11月的壽慶會上，我有新書和大家見面。這讓我感覺生命有意義，人生有價值，生日沒白過，心中充滿了自豪感。

壽慶過後，我就聯繫齊魯書社。齊魯書社高度重視這個項目，時任社長咎亮先後兩次帶領武良成、張超、向群三位副編審來師大新村我的家中商討《全集》的整理和編輯事宜。同意我擬定的整理體例，同意王其和教授參加《全集》的整理工作，並且商定2023年完成點校工作。

我們擬定的整理體例有以下五條：

第一，突出一個“全”字。

既是“全集”，資料就要全。四部傳世著作自不必說，主要是鄭玄的輯佚著作要全。輯佚以袁鈞《鄭氏佚書》為主，參以黃奭《漢學堂叢書》、馬國翰《玉函山房輯佚書》，補足資料。緯書方面，袁鈞本沒有輯錄，此據《古微書》《四庫全書》《緯書集成》《鄭玄研究資料彙編》等補《易緯注》《春秋緯注》《孝經緯注》等。



雖說要全，但資料還是要甄別。馬國翰《玉函山房輯佚書》、王紹曾《山東文獻書目》、王利器《鄭康成年譜》等都收錄了鄭玄的注音書，如《尚書音》《毛詩音》《周官音》《儀禮音》《禮記音》《論語音》等。《經典釋文·序錄》云：“爲《尚書音》者四人，孔安國、鄭玄、李軌、徐邈。案漢人不作音，後人所託。”這些音，都是後人依鄭注之義所擬，非鄭氏所爲，這在學界是共識，故《全集》不收這些音書。再如袁本有《春秋傳服氏注》十二卷。據《世說新語·文學第四》所言，鄭玄曾注《春秋傳》，“尚未了”，就把這些注給了河南學者服虔，服虔完成了《春秋傳》注。雖然有這個情節，但畢竟是《服氏注》，故《全集》亦不收。

從所收文獻來看，《全集》較《齊文化叢書》之《鄭玄集》、《兩漢全書》之鄭玄著作，資料有所增加，相對完備一些。

第二，選取好的本子。

此次整理《鄭玄全集》，其四部傳世之作均以武英殿《十三經注疏》本爲底本。武英殿本是乾隆四年以明北監本《十三經注疏》爲底本，重加校勘，雕版而成。武英殿本校勘認真，改正了以往的不少錯誤，并第一次爲十三經注疏施加了斷句，各卷末附有《考證》，而且刻工精細，屬於善本。輯佚著作則較爲複雜，以鄭玄《孝經注》爲例，皮錫瑞本輯入了《群書治要》的內容，幾成完璧。這較袁鈞本爲優。因此，《全集》即選用皮錫瑞所輯《孝經注》。

第三，吸收新的研究成果。

輯佚這項工作，就是要找到包含這種所佚資料的書。找到這樣的書，就像挖到了寶藏一樣。比如宋朝李衡《周易義海撮要》含有許多條鄭玄《周易注》，但袁鈞本沒有輯到，“王應麟撰集、丁傑後定、張惠言訂正”的《周易鄭注》輯到了。我重讀《周易義海撮要》，又輯出三條鄭注。我們把這些新的資料補進袁鈞本，就形成一個新的本子。

第四，校勘與標點擇善而從。

武英殿本雖屬善本，但也存在一些文字或標點上的問題，我們皆據其他版本勘核，有所抉擇。例如：

(1)《詩經·出其東門》：“縞衣綦巾，聊樂我員。”鄭箋：“此思保其室家，窮困不得有其妻，而以衣巾言之，思不忍斥之。”

(2)《詩經·皇矣》：“監觀四方，求民之莫。”鄭箋：“以殷紂之暴亂，乃監察天下之衆國。”

(3)《禮記·曲禮上》鄭注：“國君或時幼少不能盡識群臣有以告者乃下之。”武英殿本點作“國君或時幼少。不能盡識。群臣有以告者。乃下之”。

例(1)“恩”，武英殿本誤作“思”，今據阮刻本改。  
例(2)武英殿本及阮刻本皆脫“以”字，今據宋刊本補。  
例(3)句讀有誤，今據方向東《十三經注疏·禮記注疏》、王鏊《禮記鄭注匯校》及上下文意，標點作“國君或時幼少，不能盡識群臣，有以告者，乃下之”。此類情況甚多，例不贅舉。

第五，糾正古籍之誤。

古籍經千百年流傳，亦偶有錯誤，能發現并糾正這些錯誤，也是對古代典籍、對傳統文化的貢獻。例如：

左思《蜀都賦》：“百果甲宅。”李善注：“《周易》曰：‘百果草木皆甲宅。’鄭玄曰：‘木實曰果。皆，讀如人倦之解。解，謂坼呼。皮曰甲，根曰宅。宅，居也。’呼，火亞切。”

李善所引，是鄭玄為《解卦》的“彖”作的注。按這裏的“坼呼”，古人、今人皆無說。但“坼呼”釋“解”，“坼”是開裂、“呼”是喊叫，意義不配搭。其字當為“坼罅”。《說文·土部》：“坼，裂也。”《缶部》：“罅，裂也。从缶宐聲。缶燒善裂也。”是“坼”“罅”同義。“坼罅”，意思是裂、開裂、裂縫。這裏指百果草木種皮開裂、萌芽。《說文》有“謔”“噓”“誦”三字。《言部》：“謔，誦也。”“誦，召也。”《口部》：“噓，號也。”這三個字都是號叫、叫喊、呼喚之義，後來就用一個“呼”字來代替。這也是漢字的簡化。想必鄭注的“罅”字，因字形相近而訛作了“謔”或“噓”，後來又變作了“呼”。這樣，從《文選注》錯到現在，已經一千三四百年了。清代張惠言改“呼”為“噓”，袁鈞本作“噓”，看來是有所思考的，但終是功虧一簣。另外，《文選》此注下還有“呼，火亞切”四字。從形式上看是給“呼”字注音，其實注的是“罅”字的音。雖然字已經錯了，但經師們口口相傳的音却保留了下來。這樣，形、音、義的配合，證明“罅”字確定無疑。

全書的排列順序是，總論（《六藝論》）第一，輯佚著

作和傳世著作按十三經的順序編排，緯書注亦按十三經的順序編排，這樣以類相從，內容集中，便於閱讀。所收著作，不論長短，前面皆有一個簡單的介紹，說明資料來源、整理方法等。

我們的分工是，王其和整理《詩經》《周禮》《儀禮》《禮記》四部傳世著作，其碩士研究生李晴晴、岳曉玲、耿旭慧三人幫助做了部分工作；吳慶峰收輯并整理全部輯佚書和附錄。

經過努力，我們用約三年時間完成了《鄭玄全集》的收輯和點校。這得到了朋友們的大力幫助：杜澤遜教授給報了項目，爭取了資金，沒有他的幫助就不會有這項工作；齊魯書社對《全集》的整理和出版非常重視，原社長咎亮親自帶領責編來我家討論整理及編輯工作；項目的開始階段，武良成副編審給予了熱心支持，幫助我們找到了許多不易獲得的資料。我們對這些朋友表示衷心感謝。

《鄭玄全集》的整理出版，填補了文獻、出版方面的空白，是一個較大的成績。但由於我們觀書不廣，水準有限，缺失和錯誤在所難免，希望方家批評指正。

吳慶峰

2023年8月25日初稿

2024年7月1日改定

**參考文獻：**

王利器：《鄭康成年譜》，齊魯書社，1983年

張舜徽：《鄭學叢著》，齊魯書社，1984年

陳高春：《中國語文學家辭典》，河南人民出版社，  
1986年

吉常宏、王佩增編：《中國古代語言學家評傳》，山東教育  
出版社，1992年

周月亮主編：《歷代大儒傳》，山東人民出版社，1995年

王振民主編：《鄭玄研究文集》，齊魯書社，1999年

耿天勤主編：《鄭玄志》，山東人民出版社，2003年

唐文編著：《鄭玄辭典》，語文出版社，2004年

李玉平：《鄭玄語言學研究》，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，  
2018年

耿天勤：《鄭玄論叢》，北京聯合出版公司，2020年